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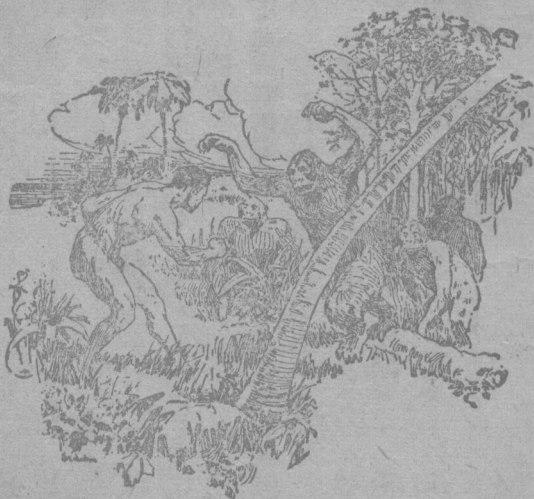
獸王泰山

864
C九
423

六之輯一第書叢山泰猿人

山泰王獸

譯聲鐸章



版出店書新百海上

泰山叢書

第一輯：

- 人猿泰山
- 泰山情侶
- 泰山伏虎
- 泰山之子
- 泰山得寶
- 獸王泰山
- 泰山蒙難
- 泰山出險
- 泰山訓獅
- 泰山漫遊小人國

每集一册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原	譯	校	出	發	發	總	分	分	國
作	述	訂	版	行	行	發	發	發	內
者	人	人	者	人	所	行	行	售	外
E. R. BURROUGHS	章	姚	百	徐	百	所	所	處	各
勃羅夫斯	鐸聲	魯丁	新書店	稚鶴	新書店	上海四馬路中	上海棋盤街中	國內各大書局	大
			上海河南路一七九號			香港支店	皇后大道中		書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改版發行第二冊

泰山蒙難摘要

泰山！泰山！有萬獸不當之勇的人猿泰山；橫行叢林，所向無敵，已使讀者喜心翻倒，渴望有更英勇更精彩的演出，以飽眼福。

「將山蒙難」共分二十四篇，篇篇出神入化，事事緊張駭怪，令人目不暇接。

「泰山蒙難」是以東非洲英德兩國血戰——第一次世界大戰之一幕——為背景的，泰山出入戰場，履險如夷；從平地躍上飛機摔死蠻王的絕技；與巨鷹凌空搏鬥的神勇；其他如飛機師的勇敢，女間諜的智謀，父子同一妃等種種場面；無處不出乎意料之外，但無事不在情理之中。

泰山蒙難，現已出版，即請購讀。

新

獸王泰山 · 目次

一、愛的煩惱·····	一
二、人猿泰山就擒·····	一七
三、爲子女而戰爭·····	二九
四、泰山找尋上帝·····	三八
五、猿人的假兒子·····	五二
六、妖師的復仇·····	七〇
七、勃凱惠自食其果·····	八四
八、兇猛的偽獅·····	九〇
九、泰山大戰夢魔·····	九七
一〇、一個炸彈的爆發·····	一〇四
一一、白色林中神·····	一一五
一二、泰山營救月亮·····	一二五

泰山叢書
第六集
獸王泰山

Ed. R. Burroughs 原著
章鐸聲 譯述

愛的煩惱

梯凱，向天躺在這熱帶地的樹蔭底下，像幅非常動人的青春少女似的畫像。在人猿泰山見了至少會有如此的感覺，他這時候正蹲在一株就近的樹枝上，低着頭在瞧着她呢。

太陽的光芒透過縱橫的樹葉子，從空隙間射到他棕色的皮膚上，反映出了那許多葉子的黑影；晃動地停留在他的皮膚上，好像印上了無數不同形的暗色斑點。他伸開着四肢，傾斜着頭部，祇是怪靜嫻地，那對敏銳的眸珠，光彩奕奕地，不停地在轉動着，你見了他，一定以為是位古代的勇士。你再也不想不起，他在嬰兒時代，曾受過一個渾身有毛的母猿哺養的，更想不起，他的雙親自從死亡在海灘小屋之後，他是沒理會到社會間還有別的集團，除了大猿克卻克族之外。

反之，你要是不理解他那腦海裏盤據着壯健活潑的意念，使他瞥見梯凱後而引起的感動，羨慕，那你將更不相信他的出身是猿人！他是獨特的，他與尋常人不同，他脫胎於一位英國的貴婦人，和一位英國貴族男子的合作結晶品。

人猿泰山就是英國貴族院的，克萊登爵士的後裔，但他根本並不曉得這些。呵！梯凱長得真美麗啊！——牠是克賴的女兒。

克賴本來是美麗的——一個美麗的母親，自然女兒也是美麗的——但是，梯凱的美麗，更有她獨特的逗人處，這在泰山的感覺中，真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。

泰山和悌凱的結成遊伴，已經有了好多年了，而且跟她年齡相仿的小猿，已經變成非常怕人而又兇猛的野獸了。要不是經常地獨個兒和他玩耍的話，那他也不會和她加強親切關係的。

今天，他坐在樹枝上望着她，覺得她的美麗，真夠令人神往——而且發見了以前所沒有發見過的新的美麗；因為在過去，一塊兒玩耍的時候，由泰山的靈敏的頭腦發明捉迷藏遊戲，所以通常地終是在樹林間竄來兜去，從未有過一次這樣凝神地看過悌凱的。

泰山搔着頭皮，用着手指撥動他的烏髮，顯出一張稚氣未脫的臉兒，且也嘆着氣。悌凱給他新發見的美麗，並不是使他失望，他羨慕她的一襲天然的皮衣，遮蓋着她的全身。他自己是裸體的，他惱恨自己身上一無所有。多醜呵！在好多年前，他曾懷着一個希望，能有一天，他也能穿上一件毛衣，和他的兄弟姊妹們一樣；但是，到如今他還是沒有如願以償。

同時還有悌凱的一副大牙齒，雖然沒有像雄猿那麼的長大，但也夠堅強有力，不致像泰山的雪白而又脆弱。還有她的高凸的眉骨，鼻子和嘴巴，都是闊大而又扁平。泰山覺得自己的嘴巴，面頰，一雙震動的眼睛，都是包圍在一個小小的平圓的體積中間；他祇覺得沒有一處是比得上悌凱的。那天下午，驚異地，有隻年青的雄猿，在靠近樹根旁邊找覓食物，正朝着悌凱的那兒走來。叢林間，還有許多克卻克族的人猿，幽閒地在散步着，踱來踱去。經常地有一兩隻人猿向悌凱身邊走來，泰山並沒有注視牠們。當他蹙緊着雙眉，顯出妒嫉的狀態的時候，他就望見連加走到她身跟來，而且是坐在她的旁邊。

泰山素來是喜歡通加的。從小時候就在一塊兒玩耍，並排坐在水邊，張手捕捉水裏的魚，兩口子的臉兒照在池沼的水面上，顯着親暱而又愉快的神情。

他們一同毆打過脫白賴（克卻克族的雄猿名）也侮辱過獅子。既然一對友善的游伴，但現在的泰山爲什麼竟會豎立起短髮，惱怒起來呢？這是不是因爲通加坐得太靠近悌凱了嗎？

這是因爲通加比以前兩樣了，祇要瞧牠堅強的肌肉，長大而銳利的牙齒，就可以明白牠已經不是過去時候和泰山同在草地上，扭着假鬥爭的通加了。今日的通加是頭大猿了，是頭兇悍的雄猿。但是牠和泰山也沒有鬥爭過。

這年青的泰山瞧着通加有好幾分鐘，只見牠更加靠近悌凱了。他看牠伸着一隻粗健的手掌，拍着她的肩頭。這樣，人猿泰山再也忍不住了，就像貓樣的跳到地上，非常敏捷，毫沒聲息地向着牠走去。

他走去的時候，翹着嘴唇，露出雪白的銳牙，發着低低的咆哮聲，直從他的丹田裏發出來。通加覺得了，張着牠滿佈血筋的一對眸珠。悌凱也輕輕地抬起她的半身瞧着泰山。她能夠猜想得到泰山所以發怒的原因，很快的，她站了起來，伸着手指，在通加的小耳朵後面，不住地替牠搔着癢。

泰山看得很清楚，悌凱已經不是一小時之前一同游玩的小游伴了；她已顯示了一番新奇的模樣了。泰山決定要把她奪爲己有，預備要和通加拚個死活，假使有別的阻力妨礙他的權利，他也得盡力鏟除的。

站着，他的肌肉暴漲着，伸着一個廣闊的肩胛，對着通加走去，人猿泰山近來了，漸漸地近來了。他的臉兒雖然對着地，但是他的一對灰色的瞳孔，却死盯着通加，他走前一步，他的咆哮聲更加沈着一些。

通加站起牠的短腿，覆蓋着豬鬃似的毛，露出一嘴獠牙。牠也發着咆哮聲，偏着身迎來。

「悌凱是泰山的！」泰山說：從喉間發出來的吶喊聲。

「悌凱是通加的！」這雄猿回答着：

薩凱，納果，根士，被他們倆的爭吵聲驚動了，都抬起頭來探看究竟，一半是驚駭，一半是奇異。牠們都在打盹睡，被鬧聲驚醒了。牠們現在爬起來觀戰，這是叢林動物的慣性。

盤繞在泰山肩頭上的，是他的長繩，捏在他手裏的那把獵刀，是他去世已久的父親的遺物，但泰山並不知道。在通加的小腦筋中，牠是非常重視這把雪亮的獵刀的，因為牠懂得這東西可以殺生，或者割肉吃，這在兒童時代牠早已知道了。這把刀的用處，殺死脫白賴，他的養父，和猩猩。通加知道這兩件事，所以牠懂得泰山的刀的利害，牠不敢近前去，祇是亂轉着，打算有個機會給牠溜走。

但是，泰山怎會讓牠脫逃的呢？他倆正在相持不下的當兒，這使悌凱知道他倆所以引起鬥爭的原因，原是爲了她自己。在悌凱的生命史中，從未有過爲了她的色相而引起異性的鬥爭的。她祇瞧見過別的雄猿爲了別的老雌猿，互相爭鬥過，於是在她野蠻的心坎裏也希望着，能有一天，爲了她的美麗，也引起一場激烈的醋海風波，打得頭破血流，染得林中的草地都變成血紅的顏色，這樣，她的心才夠痛快哩！

所以現在的她，一點都不驚慌，仍舊安然地瞧着他倆去爭鬥。她非但不去理會他倆，反而用着下賤名詞去侮辱他倆：蛇呵，狗呵，她更叫莫格執着棍子督促他們——莫格是隻老母猿，已經不能跳遠，牙齒也都脫落，祇能以香蕉等食類當食糧的老母猿了。

通加真是憤怒已極。牠就向泰山撲了過去，但泰山早跳在旁邊，使通加撲了個空，牠很快的轉身又跳了過來。泰山舉着獵刀，對準了通加的項頸，使勁地斫了下去。這人猿趕快避開，已經來不及

了，被斫中在肩膀上。

那鮮豔的紅血，像噴泉似的從通加肩上飛濺出來；悌凱見了，却殘暴地狂呼着。啊！果然爲了她的色相引起了異性的鬥爭！她幾年來的願望，現在如了她的心意了。她更驕傲地環顧着四周，表示旁人有否瞧見了爲她的色相而流出來的鮮血。

假如悌凱不是傲慢的話，她一定會注意到頭頂上覆蓋着的樹葉子，她以爲是寂靜無聲，沒有風刮的一樣。假如她覺得話，她祇要向上望一望，一定會望見有隻人猿，睜着一雙黃眼睛，蹲在她上面的極枝間，正在熱情地望下瞧着她呢；然而，悌凱並沒有向上看。

通加受了傷，即忙後退，吼着恐怖的咆哮聲。泰山又追了上去，嘴裏吆喝着，手裏還是執着獵刀。悌凱離他倆較遠了，於是站了起來。

蹲在上面瞧着悌凱的那隻人猿，亦跟着她移動着，還是不放鬆地盯視着她。通加見勢不佳，祇有站住脚，預備再來一次新的鬥爭。牠的嘴裏不住地噴着白沫，一團一團地黏在地上。牠站穩了脚，跟低着頭，張開着手臂，打算趁泰山不備的時候衝上去。牠滿以爲用牠的巨掌，要是能夠抓住泰山的柔軟的，棕色的皮膚，這樣，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於牠的了。通加沒有理解泰山的戰術是獨特的。牠始終沒有與他接近，祇在他的四周蹣跚跳着，計劃趁虛衝入，採取的是持久的，消耗的，運動性的游擊戰。

泰山在以前從未和人猿有過真正的決鬥，祇是一同玩玩而已，因爲他深知像他自己的精力，若和人猿決鬥，不消說，很難能保得生命的安全。他本來不懂得害怕的，但在戰鬥的時候，他知道謹慎是必要的——無論對於那一件事。凡是值得做的，他決不推諉的。

他的獨特的戰術，對於他的身體和武器，都是相配的。他的牙齒堅強而尖銳，着實可以當作武器抵禦敵人；但是要和人猿的獠牙比較起來，那就顯得脆弱無用了。他在四周蹤跳着，避免了敵人的直接抓捉，雖然他的獵刀失却了殺死敵人的功效，但他自己却也避掉了危險和苦痛。

因此，通加雖然想盡方法要直向他撲去，但是，人猿泰山始終祇在牠的四周跳來跳去，嘴裏罵着，手裏的刀，仍然是很活靈地在揮舞着，沒有放鬆。

這裏沒有勝負，於是二口子忽的都站住了脚，互相觀望着，明顯地，這是彼此都需要休息，預備展開第二幕更有勁的血的鬥爭。正在這當兒，通加的眼睛，瞧見了外來的仇人，人猿改變了剎那前的意念，消滅了怒火，拔起短短的腿兒，帶着恐懼的臉色飛也似的逃走了。

每個觀戰的人猿都嘲笑通加的無恥。牠怎會忽然的轉變呢——原來牠們的世代仇人正逼近來了。

泰山也想找個安全的地方，躲避一下，正像同族中的其他的人猿一樣的躲起來，但他忽又聽得豹的吼聲和一個雌猿的叫救聲。通加也聽得這聲音，牠却只顧自己逃命。

泰山不像牠一樣，他看看後面，有同族中的人猿受了豹的欺侮，不得脫身，那知通加瞧見了在求救的梯凱，牠也驚慌得幾乎喊不出聲來。

梯凱一面極叫着，一壁向對面林中逃去，豹跟在她後面追，看上去很容易抓到了。豹所以追得很從容的，因為豹覺得，這麼一頭雌猿忸怩地逃命着，不等她爬到樹上，已經是牠的捕獲物了。

泰山看梯凱一定要送命了，他叫喊通加和其他的人猿都來拯救她。同時自己直向豹奔去，急忙地解下了肩上的草繩。泰山知道沒有大猿們在林中，但也沒有獅子，他的牙齒是及不上豹那麼

銳利的，假如有了牠們的幫助，那不消說得，今天一定可以結果了豹的性命。但現在他既已叫了牠們，牠們一定會趕來增援的。

通加聽見泰山的叫聲的，像其他的人猿一樣。但是，竟沒有一個響應泰山的叫聲，或者奔到梯凱的那兒來，可是豹更逼近她了。

泰山在豹的後面，喊得亦更急了，他滿想豹聞聲從梯凱身上轉變方向來的，或者好讓她趁機爬到較高的樹頂上去。這樣，豹便會失去對她的威脅的，他對豹用着侮辱的言詞亂罵着。他預備待豹停步了，衝上去決鬥一場，但豹竟像沒有耳朵樣的連頭都不回顧一下，祇管朝前追奔着。

泰山快要趕到豹了，但當他追到豹的時候，恐怕梯凱更早的被豹抓住了。用他右手的草繩，就對準了拋出去，因為他覺得這時候不是儘管追趕的時候了，他一定能夠標的準確的，這是有他的攸久歷史的訓練的。現在竟落了個空，原來這裏沒有固定的目標夠他瞄準，因為在平時，他練習打靶的目的，是不流動的。但是在豹沒有傷害梯凱之前，他一定有機會套住這畜生的。

梯凱剛巧跑到一株大樹底下，正要跳上一枝較低的極枝時，那豹也趕到了，豹舉起前爪來快要抓住梯凱的霎那間，泰山第二次又拋出他的草繩，也正好套住了豹的鬚子——泰山急忙用力拉住，繩圈立即收緊，使豹無用武之地。

離開她的距離真正祇有一點的路，豹被繩的活結揪住，突然地站住了，但因這突然的停住，以致重心不勻，豹竟仰天的跌倒了。眼睛一霎，豹又站了起來——不住地搖着尾巴，嘴巴張得像血盆似的，一排怕人的牙齒完全露在外面，喉嚨裏發着駭人的咆哮，十足是一副受驚和憤怒的神色。

他看着泰山，知道泰山就是使牠受阻的敵人，而且相距不過四十尺光景。這樣，豹是更加怒惱

了。

現在，悌凱是安全了；泰山看她不久就可以爬到樹頂，該是沒有危險了。不過豹已恨之切骨。泰山呢，他覺得自己的生命危在眉睫，沒有好的幫手，不一定能夠致勝的，但是他有什麼機會一定能夠取勝呢？泰山雖然這樣地盤算着，但地位給予他的却是個難題。樹離開他太遠了，那豹一定會和他同時奔到的。泰山左右為難着，但不得不奮身出來鬥爭一下。他的右手捏着那柄獵刀，本來一個普通的人，怎受得起那兇猛的豹的銳齒的噬咬呢？怎經得住那豹的腳爪的撕抓呢？但是這位小爵士却抱着死鬥的決心。

在安全的樹林間，有大猿們守候着，牠們沒有咒罵的，牠們原是人類的創始者，當然是有着人類的特性的，悌凱却怕極了。她着急地叫大猿們去幫助泰山；但牠們都不敢，因為牠們有着別種思想：泰山並非牠們的真正同類，這樣，何必冒着自己的性命去救他呢？

現在，豹吼着，身體也動了——這身體已離開原地位。那豹雖然很快，但泰山的動作也不慢。他跳到那邊，豹撲一個空，泰山却已安全地到了那邊。

豹當然不肯示弱的，還是追上去，泰山的那條草繩於是跟在牠的後面拖了上去。經過一叢灌木，草繩被繞住了。豹沒有覺得，還是向前走，終於是受了牽制又停止了。泰山趁機就跳到一株小樹的高枝上，豹是不能再追他的了。

這裏，泰山安全了。其他的大猿們都來趁機，戲耍着豹，折着乾菓枯枝擲射着豹，豹更加憤怒了，咬着那草繩。一分鐘之後，豹便瘋狂地咆哮着，脫繮之馬似的，逕向林中奔去了。

半小時之後，這族人猿們又來到地上，過着原始的生活，泰山收回了被豹咬斷的草繩，重新又

打上一個新的活結，悌凱靠得緊緊地坐在他身邊，從她的表示上推測起來，這顯明地是含有感謝的意思。

通加惡狠狠地望着他們。有一次，當牠走近攏來時，悌凱却露出牙齒來咆哮着，泰山付了牠一個嘲諷的冷笑；但通加沒有挑釁的表示。牠似乎理會到，泰山既經出了全力，拚着性命救了她，應該受到她這番熱情的溫存的。

夜到來了，他的草繩修理好了，泰山又拿着它跳上樹去。他要想找些肉食充飢，但是，水菓草料和蟲類這些東西到處皆有，泰山却不高興吃這些粗劣的東西，他寧願去獵獸，祇有這肉食才合他的胃口，補長他的精力，要不然，他那棕色皮膚包裹着的肌肉，也沒有這麼堅硬有彈性呢。

通加見他倆分開了，於是假裝覓食的樣子，漸漸地靠近悌凱來了。牠離她只有幾步路，牠偷看着她，她也正在瞧着牠，並且在她的臉兒上沒有半點兒怒意。

通加覺得心花怒放地，挺着牠的廣闊的胸膛，搬動着牠的短腿，在牠的喉嚨底裏又發出了一種堅強奇異的哼聲。牠掀着牠的嘴唇，張合着牠的牙齒。悌凱果然注視着牠。她又怪熱情地望着牠的高起了的眉毛骨，和牠的短的，健壯的頸子。不錯，牠真美麗呵！

通加猜測牠的目光，是在讚賞自己的雄壯，於是牠更驕傲了，自詡是隻美麗的孔雀。同時，牠更顯出和牠情敵比美的姿態。

通加得意地，沒有一件是泰山所能及得上牠的。牠有一身美麗的毛衣，泰山却是精光的一身，多麼醜呵！牠有平扁的鼻頭，泰山的高起的鼻子比得上牠的美麗嗎？還有泰山的眼睛，四眶是白色的，不像牠鮮血似的紅豔。通加知道牠的紅色眶圈的眼睛是美麗的，因為往常牠在池沼裏喝水的

時候，早已看出自己的美麗了。

這通加漸漸地親近悌凱，直到並肩坐下爲止。當泰山打了獵回來的時候，又見悌凱正在替他的情敵搔着背。

泰山妒嫉地。通加和悌凱都沒看見他，他於是又回進叢林。他靜靜地瞧了一會，看着牠們；嘆息着，覺得非常痛苦地，他又回進深密的叢林中去了。

泰山的心好像給鉛塊縛着似的，沉重地，他主張走得越遠越好。他要離開使他覺得愛的第一次悶惱的場所，他當然不能懂得其中的真理。他祇覺得通加的可惡，但他模糊自己爲什麼不和通加去拚個死活，剷除這個破壞他精神上安慰的情敵。

他也覺得悌凱的可恨，他原認她是宇宙間最美麗的生物，祇要看見了她，他的愛才會放出光明來。

泰山得到撫養的影響。從嬰兒時代一直到克賴死時爲止，當可龍格的毒箭穿通她的心。克賴愛這英國孩子的心始終沒有變動過，這正是給予泰山的愛的實驗。

克賴愛她的養子，泰山也愛他的義母，自從她死了之後，他便失去了林中所有的愛的目標。泰山不懂得人世間的一切，但對於愛，他却得之獨厚。

在悌凱給泰山看見了之後，幾小時內他就把愛克賴的一顆心去愛悌凱了——爲她鬥爭，爲她狩獵——整個的心都獻給了她；但現在他的心是痛碎了。他的心好像給針在刺戳着。他把他的——一隻手揪着胸口，回憶着過往的一切，想到最後一次瞧見悌凱熱愛通加的一副情景，他的心覺得更加破碎了。

泰山搖頭太息着，逕向林中去了。

兩天之後，他獨個兒打着獵——非常頹喪，非常悲哀；他決定不再回到這部落去。他不願意再看見通加和悌凱同在一塊兒熱的愛態。正在他踽踽地獨行着的時候，忽然瞧見一隻雄獅和一隻母獅，從他下面經過，肩並着肩，母獅舐吻着雄獅的面頰，這是一個愛的示威。泰山觸景生情地，惱怒着，摘着硬殼菓擲獅子。

後來泰山碰見好幾個孟格邨的黑武士。他預備要用他的繩結去套一個黑武士，因為那黑人離開他的伙伴們有一段路的相差，他正想丟出繩子去，但他忽又看見黑武士們好像在忙着收拾東西似的，他於是又住了手。他們恰巧造好一隻籠子在間道上，用樹枝葉遮蓋着。當他們在工作時候，當然看不見裏面放的是什麼東西。

泰山很奇怪，這東西有什麼用處？他們為什麼要造它？但見他們完工後，又順着來的那條道路回邨落去了。

好奇心驅使着泰山，他跟他们同去，到了那裏，伏在一株大樹上朝下望着；一望見邨中，那知正使泰山想起了舊恨，因為用毒箭射死克賴的黑人，正從那兒走來。

泰山雖然痛恨這些黑東西，但他却又對這些黑人很有好感，每日在邨落裏的生活狀況，尤其是他們的舞蹈；當火生旺了之後，火光射到他們裸體上，他們就舞蹈着，同時也練習着戰術。泰山現在所以高興地跟着黑武士回邨來的動機，原想再看他們的跳舞，那知是晚沒有舉行，這給予泰山又是一個失望。

因此，他蹲在樹上眺望着，只望見有堆人圍坐在一個快將熄滅的火的四周，這火還是日間議

事時候生起的。在邨角落裏某一個黑暗中，泰山又聽見了共同的談笑聲，人猿泰山仔細瞧了個究竟，只見有很多黑東西，不過都是一對一對地，但每一對的配合，而且又都是年青的男人和少女。泰山又是觸景生情地斜轉了頭，沉思着。這晚上他便睡在這顆大樹上，悌凱還在他的記憶中，做夢時他還看見的。

通加，獨個兒地出來打獵，離開牠的部落已有很遠的路程了。牠是沿着一條象道，慢慢地走來的，突然地，牠的去路給那些短木阻斷，變成此路不通了。現在的通加，火惱地，認為非剷除這障礙物不可！正像牠平時對於每件事都用暴躁性子去解決的一樣，那知牠擰斷了短木，牠却不知不覺地撞進了一個深洞了。牠恐懼地，更暴躁了，牠想去咬前面的短木，那知沒有發生效力，牠逼不得已打算轉身，可是四周都沒有牠的出路了！通加又使勁衝撞了好一回。回答牠的完全是失望，因此，整個的長夜，祇有借它當作客店了。

次日早晨，有一隊黑武士，從孟格邨出來，朝這陷阱走來；在樹頂上，有個裸體的年青大漢，緊緊地跟隨着他們。獠猴，以為泰山是牠的同類，因為牠看泰山的棕色皮膚和牠是一樣的，牠吱吱地叫着，泰山也付之一個笑，但這笑是帶着澀味的，他仍舊跟着黑人前去了。

泰山還是歎息地，祇覺得步子太沉重了。前面又遇見了一隻美麗的小鳥，在他眼前飛來飛去。在叢林中的每一樣東西，件件都能引起他的感傷，使他重復地又想起了失去了的悌凱。

當這些黑人到了這陷阱時，通加坐在門口又憤怒起來了。用牠的巨爪搖曳着木柵，而且又大聲咆哮着。可是黑人却高興極了，他們沒有白費了工夫，現在果然捕到了一個全身有毛的人猿。泰山悶悶地走着。當他的耳朵聽見人猿咆哮的聲音時，他又打起精神來，趕到這陷阱的下風，